

林黛玉筆記



502507

林黛玉筆記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林黛玉笔记

喻血轮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6印张 123,000字 印数：1—30,000 1987年8月第1版
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086·709 定价：1.15元

ISBN 7-202-00016-4/I·4

叙

忆余丙午识绮情君，亟慕其风度温雅，灿若春花。与之语，豪爽有侠气，然赋性多情，工愁善病，喜读《石头记》。每于无人处，辄自泪下，其一往情深，直欲为书中人担尽烦恼也。余戏谓之曰：“使子化身黛玉，宁有泪干时耶。”相与一粲。厥后，伯劳春燕，各自东西。而绮情固无日不历是情场，受尽磨折矣。今夏始束装返里，避暑于滙园之西偏，余亦蛰居多暇，互相过从，见其案头草稿一束，题曰《黛玉笔记》，余甚讶之。绮情知余意，笑向余曰：“子有疑乎？此殆余读《石头记》而不能忘情者也。子昔谓我化身黛玉，泪无干时，今其验否？为我遍告世人，幸无嗤为多事。”余曰：“嘻，狂奴故态，雅自可怜，愿附片言，以晓读者。”

戊午仲夏黄梅吴醒亚识

60/00/12

题 词

篆烟微袅竹窗明，细数闲愁合泪倾。乍见穿帘双燕侣，
剧怜孤客一身轻。离魂不断侵南梦，密绪空求并蒂盟。听罢
杜鹃声彻耳，携锄悄自葬残英。

昼长无奈惹情长，憔悴形骸懒理妆。问病有时承软语，
慰愁无计爇心香。恩深更妒他人宠，疑重翻憎姊妹行。倦听
蝉鸣声断续，自拈裙带自商量。

秋来何事最关情，残照西风落叶声。静对婵娟怜素影，
借题芳菊托丹诚。孤鸿久渺乡关信，檐马无因向夜鸣。怅抱
幽怀谁共诉，隔墙风送笛声清。

风乱竹声雨洒蕉，潇湘馆内黯魂销。情丝紧缚如新茧，
愁绪纷纭似怒潮。愿化轻烟同紫玉，难忘爱水渡蓝桥。此身
泾渭凭谁定，一死方知柏后凋。

吴醒亚 题

林黛玉笔记（卷上）

余生不辰，命途多舛，奇胎堕地，即带愁来。绣阁生涯，强半消磨于茶铛药灶中，迄慈母见背，家境凄凉，余之身世，益无聊赖，今忽忽十有一龄矣。疾病忧愁，咸逐年华而俱长，荏弱之身，那堪禁受？恐不久将与世长辞。夫红颜薄命，千古同然，余何人斯，能逃此劫？惟念一生所遭，恒多不幸，若就此赍恨永逝，不甚可悲。尝见古之闺阁名媛，于忧伤无告时，恒寄情纸笔，传之后世，虽其身已死，而其名长留。后人见其墨迹泪痕，莫不为之临风追吊。余不材，窃欲效之，然素性疏懒，旋作旋辍。今者遽与吾可爱家庭别矣，此后忧患烦恼之袭余也，必较前益甚，乃不得不奋余弱腕，以完余素志。倘遇可记之事，余必记之，今后余之寿命有几何，余之笔记亦有几何。惟余每一拈管，即觉愁丝一缕，紧绕余之笔端，恐所记亦只有一副血泪图耳。后之读余文者，其亦为余临风追吊否耶？余不知也。

夕阳西下，倦鸟投林，长堤衰柳千树，受斜日余光，惨如红血，秋风吹之，叶簌簌堕，江上帆樯如林，乘风而驰，

款乃之声，与芦岸渔歌争相应和，此余离家赴京时也。时余方伫立江干，树影扶疏，罨衣袂作冰兰之纹。余父默立余旁，一双枯瞳，欲泪不泪，余知老人心伤矣。心中酸楚，几失声而哭，然犹力自遏制，盖恐余哭愈增余父之痛。余自襁抱以至于今，本未尝一日离余父，阶前斗草，篱下蒔花，余父恒引为笑乐。不谓未为反哺之乌，遽作离巢之燕，此后承欢菽水，更有何人耶？矧余父年已老，尚无子嗣，而环顾族中，支庶亦不甚盛；即有之，亦非亲支嫡派。余远去，余父对景凄凉，必愈增宗嗣之感。余尝思造物生人，与其禄者，必靳其福。即以余父论，官至御史，且承勋爵之后，贵显可谓至矣。然伯道无儿，庭帙岑寂，岂非人生一大缺憾哉！余父夙好读书，终日尘首伏案，不以为苦，年二十而娶余母。余母性情温和，与余父情好极笃，于归六年始生余。余生而多病，计一岁中为二竖所虐之日可得半数。三龄时，曾遇一疯僧，谓余非皈依佛门，终必无幸。不经之谈，余父固未之信，然余自此，乃益形孱弱。其时余母复获一子，顾未三岁即殇，因是余父母爱余益笃，直不啻擎珠掌上。余秉性颇不愚钝，虽年仅数龄，而心扉已开，几欲举世间千愁万恨，一一贮之。余心积恨既多，欢情日减，璇闺无事，只有锁其纤嫩双眉，临风长叹而已。余父见余萧索之状，尝引为忧，语余母曰：“此女过慧，非福也。”因延师教余读，意欲借诗书以陶余性，不谓余既读书，思虑之萦扰余心，乃较前益甚。未几，余母又弃余长逝矣，时余才六龄耳。以六龄之幼女，忽丧其亲，天下伤心事，孰过于此？忆余母病危时，握余手而言曰：“吾儿，吾去矣。吾一生所出，仅余汝一人，

余死，他无所恋，最痛者汝耳。愿善事阿父，勿念我也。”言已而逝。嗟夫！此言一入余耳，乃令余终身不忘，即今思之，犹如昨日事。然而墓木已拱，衰草萋迷，七里山塘，但有断坟三尺，存于斜阳夕照中而已。宁不痛哉！余父自余母没后，抑郁寡欢，既伤伉俪，复悯孤雏，长日但埋首书卷间，以求万一之排遣。及入宦途，案牍劳形，益乏兴趣，得闲，惟携余徘徊于残月晓风中，父女相依，至无聊赖。忽忽至今，已度五个肖辰矣，而余遂亭亭如成人。余年既长，一切忧患，亦追踪而至，质言之，余自堕地至今，与周旋者，惟有疾病忧愁四字耳。迩年来，尤有一事，令余厌恶。凡见余者，莫不啧啧称赞，谓余容华绝代，直为世界第一之美人。尝有一次，余闲行市上，环余舆而行者数十人，几欲将古今所有美人之名一一加诸余身，实则余揽镜自视，亦不过平常耳。且人生而为女子，已属不幸；再益以颜色，尤为不幸中之不幸，余又何贵有此容华哉……方余作此遐想时，斜阳已隐山背，隔岸炊烟四起，微风吹之，散为暮霭。回顾余父，双袖龙钟，偷挥老泪，惨然语余曰：“吾儿，汝此行，吾心颇慰。外祖母老益慈祥，爱汝必如汝母，惟汝病量日增，吾不能亲为汝疗治，不无耿耿耳。”余闻语，心益酸，哽咽应曰：“儿去，当自为调护，以释父忧。然父迹亦衰颓，此后晨昏定省，更有谁乎？儿身栖异地，梦绕家山，千祈保重。”余父曰：“儿毋忧，苟南中有便，当时以书来。尤有一言告汝，贾府人多而事杂，务谨慎自爱，处处留心，勿令人轻视汝也。”言次，舟子频促登舟，余父乃扶余下舱，且行且搵其泪，余欲觅一语以慰余父，而方寸已乱，竟不可得。良久，

始含泪曰：“父，儿去矣。待到明年此日，当遄归视父也。”余父微颌其首，褰衣登岸，回顾余曰：“到京后，务以书告我也。”余敬应曰：“诺。”诺字一出，余泪如雨下，一回首间，杳杳家门，已没入苍茫暮色中矣。

余赴京，实余外祖母所召。外祖母系出金陵史家，而归于贾氏，即世所称史太君是也。贾氏为金陵巨族，钟鸣鼎食，赫赫有声势，凡过石头城下者，莫不知有贾府焉。其祖先均贵显，至宁荣二公，分为两支。宁公死后，其子代化袭官，生两子，长名敷，已夭，次名敬，好修炼，不理家务，生子名珍，孙名蓉，即今居宁府者是也；荣公死后，子代善袭官，代善余外祖父也，已早逝，生有二子，长名赦，即余大舅父，次名政，即余二舅父。大舅父为人平静中和，现袭官家居，生子名琏，年已冠，小有才，现勦理荣府家政。二舅父方直端正，酷好读书，朝廷因爱其才，特赐以主事之职，今已升至员外郎。早年获一子，名珠，年未二十而卒；次生女，名元春，因贤孝才德，已选入宫中；越年又生一子，一落胞胎，口中即衔彩玉一枚，并镌有字迹，因是取名宝玉，聪明灵慧，俊秀温柔，惟不喜读书，但喜与姊妹行厮混，故二舅父不甚爱惜，而外祖母则视若性命，今闻已十余龄矣。余父常告余，谓此子诞生实至奇特，其为龙为蛇，全视贾府气运何如，若能改其旧性，承阿父诗书之业，或犹可为顶天立地男子，否则不过酒色之徒耳。不独余父持论如是，凡闻此事者，亦莫不云云如是。若以我思之，其人既衔

玉而生，必秉有天地清明灵秀之气，收局或不至趋于恶劣。然此亦不过余揣度之词，必俟亲见其人乃能定之耳。

余在舟中，至为闷寂，与余同行者，为余师贾雨村先生。先生湖州人，文章经济，冠绝一时，初亦甚贫窶，继得亲友扶助，得官某县知县，虽才干优长，未免贪酷，且恃才侮上，易招尤怨。未一年，被参革职，仍旧担风袖月，作个游人。某年至扬州，余父闻其名，特聘为余师，谆谆教诲，至为尽力，余今日得握笔作此笔记，亦实食先生之赐也。此次因得都中奏准起复旧员之信，遂要求余父，转央余舅氏，余父感其教女之恩，允之，故使附余舟而行。此后余深入侯门，彼浮沉宦海，师生之谊，至此乃断，余心伤矣。

舟行可月余，沿路荒洲芦荻盈于两岸，秋风撼之，萋萋作响。每于夕阳西下时，但见水鸥队队，逐斜日而飞，入夜，则闻鹤唳长空，猿啼山谷，一种凄凉之象，使人愈增思家之戚。余自出世至今，未尝一日离余家，方余幼时，余母襁抱提携，殆如形影相随，不可须臾离。及余入校，苟一刻不见，亦必使人问之，满谓母女相依，将可生生世世，孰料余母竟先余而逝；又孰料余母逝后，弱质零丁，犹须奔此千里长途耶！夫天下最可怜者，莫过于无母之孤儿，若以无母孤儿，而寄食他人宇下，尤为至惨之事。余一身乃兼而有之，则余之可怜，直可冠绝千古。余此行本非余心愿，特以

外祖母之命，情不可却，且余父年已半百，再无续室之意，余又多病，年纪尚小，上既无亲母教养，下复无姊妹扶持，此去依傍外祖母暨诸舅氏姊妹，或可少减余父内顾之忧。然而家园大好，遽尔长离，惜别之情，何时可释？故余舟进一尺，余之痛苦即加增一度，所谓“心随流水又回头”也。

与余同舟者，尚有仆妇数人，皆贾府所遣以侍余者，实则彼等食用，较余犹为奢靡。往昔余母尝告余，谓贾府奢华，为近世少有，余颇不信，今观此三等仆妇，尚且如此，等而上之，更何待问？余此去又堕入绮罗丛中矣。余甚不解官宦之家，何苦必以奢华相竞尚，若以余思之，则以俭朴为佳，否则子孙咸习于纨绔，一旦失势，未有能保其旧业者，此富贵之后，所以易于式微也。虽然，此余一人之见也，又乌足以语他人哉！

舟既抵京，余师先持刺往谒余舅，余舅闻余至，即命肩舆迎余，余惘然乘之往。沿途街市繁华，人烟稠密，首都气象，毕竟不同。既而至一巨宅前，雕楹玉砌，绣檐云楣，门首悬“敕造宁国府”五字，始知此乃外祖长房也。过此往西，又见与此相似一宅，文槐镂槛，青琐丹墀，翬飞鸟革，霞蔚云蒸，则荣国府是也。门列三间，石狮矗立，华冠美服，列而坐者十余人。余偕均由偏西角门而进，走约一箭远，另易衣帽周全小厮数人，肩舆而入，至一垂花门前，小厮

均退去，佣媪争前掀帘，扶余下轿。既入垂花门，见有穿堂一间，中置大理石屏风一，转过屏风，则有三间厅房，厅后即为正房大院。正面上房五间，峻宇雕墙，丹楹刻桷，构造极为华丽，两边穿山游廊，中悬鹦鹉画眉等鸟雀。阶前环坐丫头数人，见余至，群起笑曰：“适老太太犹念，不图竟至也。”余此时寸心忐忑，至为不宁，思贾府人多如此，余又为陌生之人，谁为长辈，谁又次之，余皆不之知，万一称呼有误，宁不为他人讪笑？思时，已闻人呼：林姑娘至矣。余既入室，见两人扶一鬓发如银老母出，余知此必外祖母矣。方欲下拜，已被外祖母抱入怀中，号啕大哭，余亦不禁泪落如绠，即室中侍立之人，亦无不泣下。良久，始被他人劝住，外祖母乃指一人告余曰：“此汝邢大舅母也。”年可五旬，貌甚忠厚。又指一人曰：“此汝王二舅母也。”年约四十余，于忠厚之中，又略露精明。又指一人曰：“此汝先珠大哥媳妇珠大嫂。”端庄凝丽，毫无轻薄态。余均一一见礼。少刻，又见丫环、奶妈拥三女郎至，其一名迎春，大舅父姨娘所出也，肌肤微丰，身材合中，腮凝新荔，鼻腻鹅脂，温柔沉默，观之可亲；其次名探春，余二舅父庶出也，削肩细腰，修眉俊眼，亭亭玉立，顾盼神飞；其三名惜春，身量未足，形容尚小，则宁府敬舅之女，珍兄之妹也。相见既毕，各叙寒暄，外祖母复询余母如何得病，如何请医，如何送死发丧，余均含泪告之。外祖母曰：“余一生所出，最爱者惟有汝母，不图今竟先我而逝。南北相隔，不能一视，余欲不痛，又焉可得？”言已，复握余手而哭。

此时众人见余身体孱弱，即知余必常病，因问余服何药，如何不速治愈，余叹曰：“吾向来如是，自能进食时，即与汤药为缘，迄今不知经多少名医，迄未见效。忆余三岁时，曾来一疯僧，谓吾病欲愈，非自今以后不闻哭声，不亲外戚不可。当时闻其言者，均未留意，而余病遂亦无已时。今日所服者，乃为人参养荣丸。”外祖母曰：“佳，此间正配丸药，嘱彼等多制一料可矣。”语次，忽闻后院中笑曰：“我来迟矣，不曾迎接远客。”余闻语一愕，思室中人均敛声屏气，此为谁乃放诞若是。方昂首间，已见媳妇等拥一丽人至，年可二十余，彩绣辉煌，恍若仙子，漆黑之发，绾作八宝攒珠髻，戴以珠钗，光辉灿然，螭蛭之颈，围以赤金盘螭缨络圈，衣缕金百蝶穿花云缎袄，罩以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，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，身量苗条，体格风骚，粉面含春，丹唇微绽，两颊之上，尤时时现为浅笑，至其双眸，则非吾笔所形容。方其深思时，其黑如漆；及其笑时，则又如秋水微波，使人心醉。余猝不知为谁，但立起迎之，外祖母笑曰：“汝不识彼乎？彼乃吾家有名泼辣货，尔但呼以凤辣子可矣。”语出，众均失笑，余茫然不解所谓，众姊妹曰：“此琏二嫂也。”余始恍然，乃琏二哥之妻，即二舅母之内侄女。幼时充男儿教养，学名王熙凤，为人敏干多才，现方勤理家政。既见余，即凝其剪水双眸，向余审视，笑曰：“天下竟有此等标致人物！吾今日始见矣。矧起通声〔身〕气派，竟不似老祖宗外孙女，乃似嫡亲孙女，诚无怪老祖宗日悬念不置也。”言已又携余手，询余已几岁，上学否，在此不必忆家，任需何物，但告

我，仆妇如有不周处，亦须明言。余笑谢之。时丫环已以茶果进，凤姐一周旋，复遣人收拾余之行李，安置同来仆媼，一若荣府诸事，须其一肩承担者，为状亦云劳矣。

茶毕，大舅母携余往见舅父。既出穿堂，至垂花门次，则有油碧之车，候于道左，吾侪乘之出西角门，往东过荣府正门，入一黑油大门内，至仪门前，大舅母携余下车，进入院中。余知此处必荣府花园划分而来，再进，则为正房，兰宫秘宇，绮栊雕堂，虽不及荣府轩峻壮丽，然亦别致可观。且院中花木葱茏，亭台幽胜，尤使人悠然动出世之想。既入室中，姬妾丫环，争出迎导，大舅母一面让余坐，一面命人往书房请余大舅。比侍者返，谓大舅云连日身体不佳，暂勿相见。余知大舅此语实为托词，盖恐见此孤雏，愈增惆怅，故不如不见也。坐未久，余即辞出。既入荣府，仆媼导余往东转弯，经过穿堂，至仪门内，见有五间正房，两边厢房，四通八达，轩昂壮丽，与外祖母处不同，余知此必正内室。入堂屋，见有巨匾，上书“荣禧堂”三字，又有银字乌木联牌一幅，上书：

座上珠玑昭日月，堂前黼黻焕烟霞。

笔力矫健，不可多觐。偏东又有耳房三间，则大舅母居坐宴息处也。室中陈设，至为华丽，临窗陈大炕一，铺猩猩红洋

毯，炕侧设梅花式洋漆小几，炕前一溜四张楠木椅，盖以银红撒花椅搭，两边又有一对高几，几上瓶花茗碗俱备。余乃择东边椅上坐下，见室中丫环，服饰美丽，竟不下于帝王之家。于时又有衣红衣丫环，含笑而至，曰：“太太请林姑娘往彼处坐。”余闻语，即随老嬷往东廊三间小正房。房内陈设亦佳，二舅母方坐西边炕上，见余至，即往东让，余知此必二舅父坐位，因移身近舅母坐下。舅母抚余肩曰：“吾知汝今日必欲一见舅父，不期彼往城外斋戒去，俟来日再相见可乎？”余曰：“善。”舅母又曰：“吾尚有一语告汝，吾家姊妹三人，性情均极温和，以后相处一处，或不患齟齬。惟吾尚有一孽根祸胎，不啻家中混世魔王，汝以后万勿与之近，即姊妹行亦不敢沾惹。”余闻语即知为宝玉，因应曰：“舅母所云，得勿为宝玉表兄乎？儿尝闻母亲告我，表兄性虽顽憨，而待姊妹极佳，儿来当然与姊妹同处，兄弟自另居别室，即欲沾惹，又焉可得？”舅母笑曰：“汝尚不知，彼非他人可比，自幼因老太太溺爱，无人敢管，致举动痴顽，日甚一日，若姊妹行不与亲，犹可安静，若与多交一语，即如中狂易，一时甜言蜜语，有天无日，疯疯癫癫，不知生出多少事。故我告汝，甚勿稍假颜色也。”余笑领之。

余与舅母酬应之语，至此似已告终。舅母遂携余由后廊出西角门，~~见有南北甬道一条~~，倚南为倒座三间抱厦，小巧精致，~~北边立一粉油大影壁~~，后有小屋数椽，雕梁画栋，极为美丽，夕照映之，乃作朱红之色。舅母笑指曰：“此凤姐居也，

汝以后苟需何物，可来此问彼。”余曰：“诺。”过此为院门，总角小厮，咸垂手侍立，舅母携余过东西穿堂，即为外祖母后院。进入室中，则晚餐已备，外祖母踞榻独坐，两侧陈四空椅，凤姐即推余而左第一椅坐，余推让再四，始入席。同席者为迎春、探春、惜春等姊妹，凤姐等则于案旁劝让，丫环各执拂尘、漱盂、巾帕，屏声静气，环立于旁，一种富丽堂皇之状，为余生平所仅见。饭毕，各就丫环手中盥漱，进以浓茶。余家向例，饭后必过片时，方可进茶，盖恐有伤脾胃。今既来此，不得不与众相随。茶毕，舅母等相继退去，外祖母呼余近前，询余现读何书，余一一告之，且问姊妹学问若何，外祖母曰：“安有学问？不过识字耳。”语次，忽闻室外步声响，众呼：宝玉至矣。余思宝玉不知果为何如人，方昂首间，已见一青年公子，跨步而入，冠束发紫金冠，齐眉勒嵌珠金抹额，身衣百蝶穿花大红箭袖，束以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官绦，外罩石青起花倭缎排穗褂，足登青缎粉底朝靴，面如中秋之月，色若春晓之花，鬓若刀裁，眉如墨画，鼻如悬胆，眼似秋波，项上金螭缨络，悬美玉一方。余乍见不期一惊，自思此即宝玉乎？胡面熟若此？然余之来此，实为第一次，果又于何处见之哉？噫，异已。时宝玉向外祖母请安已毕，外祖母乃命往见舅母。少刻复转，衣饰已易，头上周围短发，结成小辮，红丝结束，共攒至顶中，总编为大辮，其黑如漆，从顶至稍，一串四颗大珠。身衣银红撒花大袄，脖前仍悬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，~~足履大红缎子靴~~，锦边弹墨袜，厚底大红鞋。愈显其面如红玉，~~唇若朱樱~~，转盼多情，语言若笑。外祖母顾之，~~笑曰：这孩子，~~即易衣

冠，得勿失礼乎？”宝玉闻语，向余一视，外祖母曰：“犹不往见汝妹妹。”宝玉乃含笑向余一揖，曰：“是即林家表妹乎？”言次，凝眸注视余面，余颊不期而赧，宝玉笑曰：“表妹我曾见过。”外祖母曰：“汝又谰言，彼才来耳，从何处见彼哉？”宝玉笑曰：“虽未曾相见，然实面善，一若故旧之人，重相把晤，余亦不知何故也。”外祖母笑曰：“如是，以后当更相和睦矣。”余此时心中大愕，思彼胡亦与余同此感想，岂果于何处见之耶？抑夙世旧侣，今日重逢耶？宝玉见余凝思，乃移身近余曰：“妹妹亦曾读书否？”余曰：“不曾读书，但略识字耳。”宝玉曰：“尊名为何？”余以黛玉对。宝玉曰：“然则何字？”余曰：“无字。”宝玉笑曰：“吾今赠妹一字，莫不颦颦二字佳也。”探春曰：“此何出典？”宝玉曰：“《古今人物通考》云：西方有石名黛，可代画眉之墨。矧表妹眉尖若蹙，眼角含愁，锡以此名，不尤称耶？”探春曰：“称则称，吾恐又为杜撰。”宝玉曰：“除《四书》杜撰太多，我则不能杜撰。”言次，又问余有玉否，余曰：“否。玉乃希罕之物，安能人人皆有？”宝玉闻语，狂病陡发，立取脖前彩玉，力掷之地下，冒曰：“人之高下，尚且不识，遑问其灵不灵乎？”霎时室中诸人，惊惶失措，外祖母亟搂之怀中，曰：“孽障！汝欲打骂人易事也，奈何摔此命根乎？”宝玉含泪泣曰：“家中姊妹均无此玉，我独得此，夫复何趣？今日来此天仙化人表妹，亦无之，可知此乃不良之物，不如碎之也。”外祖母诳之曰：“表妹原有玉，因姑母下世时，不意丢失，故将玉带去，以全殉葬之礼，以慰姑母之灵。故彼云无玉，汝等何亦欲效彼哉？”言已，仍为宝玉带上。宝玉回眸向余一视，余曰：“祖母言当也。”宝玉始无语。